

北京故事

人间世

# 运河号子

王丹枫

带的干粮是面。过去，运河岸边都是土坡，就地用铁锹削一个面，下面掏洞挖槽，铁锅架在简易“土灶”上，随处捡些干树枝生火做饭，锅里熬着小鱼、锅边贴饼子或是蒸窝头(传统小吃“贴饼子熬小鱼”就是从跑漕运的船工中流传开来)，露天下一群人围着铁锅吃饭，餐食虽清俭，但也是天底下最可口的美味。

跑一趟漕运，上多少船工视运输的货物而定，若是运茶叶、丝绸、布匹，一般安排三到五个船工；砖、盐和瓷器等重物，拉纤吃力，配上五至七个船工不等。船工为什么能团结一心？因为挣到的钱分得相对均等。即使只是出力气，也是按人头拿钱。在村里，没有哪个船主富得能住上深宅大院，都是凭力气干活养家糊口。

船上人家的子弟因袭传统学习父辈的谋生技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。八岁的小福子打小就爱到船上玩耍，那时候赵家要物色日后能够领号的后

继续前行。领号的除了嗓门要透亮，还要有行船经验，喊得恰到好处就会事半功倍，若船都搁浅了才想起来喊号子，那就是“欠揍”。

小福子的领号在北运河行船中是出了名的。过去的船帮盛行联姻，盐滩村有四个大家族跑漕运，两家姓赵，一家姓程，一家姓屈。程家的领号人程景龙是“小福子”的亲姨夫，屈家的领号人是小福子的姑父。近水楼台，集四家之长，小福子的号子学得最全。

运河号子要发自肺腑地喊出来，领号的一声吆喝，得让自己船帮的纤夫、舵手都能听到，为什么有“运河号子喊破天”一说？这是因为过去两万多艘漕船到通州装货卸货，每个船帮都有拉纤领号的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号声此起彼伏，船只靠岸、起锚、挽头冲船、摇橹等都要领号的提示。跑漕运，到哪一步了都有对应的号子，比如起锚号、挽头冲船号、摇橹号、出仓号、立桅号、跑篷号、闯滩号、拉纤号、绞关号、闲号等，演唱形式除起锚号为齐唱外，均为一领众和。

过去的船帮，长年跑同一段漕运，彼此间虽是竞争关系，但是重情义讲团结。比方说前边百里地有一个坡儿塌陷，或者是洪水来势汹汹冲倒了岸边的大树没到河中看不到，路过此段船帮的领号会提前告知迎面逆行船帮的领号“路况”，互相提个醒是规矩。小福子上船后，其母就耳提面命：“船上的规矩多着哩，光闷头干活可不行，要有眼力见儿……”如若邻近的船只漏水或是搁浅，无需对方求助，路过的船只得主动停下来，身强力壮水性好的船工跳到水中找好位置帮忙推船。帮一把手，这也是河道上数百年来形成的规矩。

小福子悟性高，手勤眼活脑瓜子转得快，不出半年光景，就能跟着长辈们跑船下天津了。可是好景不长，1940年开始，京城赶上三年大旱，大运河干涸断流，只剩下些沟沟汊汊。没活干了，船工们只能自谋生路。满打满算，小福子跑篷也就两三年。

靠行船讨生活的船工们无地可种，没了漕运，待在家里也不是个事，十二岁的小福子和村里的一个小伙伴几经辗转到张家口找事做，被一个戏班收留。起初，他俩当伙计，干些跑堂、送水、递毛巾之类的杂活。后来，主事的见这两个后生腿脚麻利，有眼力见儿，就让他们学上手武生。京剧演员天天早晚“咿咿呀呀”吊嗓，小福子却周而复始喊号，这成了戏班里的新鲜事。师傅问他为什么要这样，他说就是忘不了号子。喊号要用丹田之气喊出来，权当吊嗓，师傅也就准了。在戏班里唱了五六年戏，后因戏班解散，小福子回到了家乡通州。

1949年，北平和平解放前夕，通州运河东岸已是共产党的天下，盐滩村所在的西岸八个自然村还被国民党军占领着。为迎接解放军，小福子参加了村里自发成立的青年军。因东西两岸浮桥被国民党军炸毁，解放军的大部队过河需要搭浮桥。为了凑木料搭桥，那时八个村家家户户卸门板拆窗户。因为会领号，村里让小福子带着八个自然村的村民喊着“劳动号子”打桩搭桥，一夜之间，百米长十米宽的两座浮桥横跨通州东关两岸，解放军顺利过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盐滩村成立了一支副业队，业务覆盖捕鱼、放“鹰”(鸬鹚)、搬运、吊装起重、建筑施工等。小福子是架子工，专业达到了六级。参与建设北京十大建筑时，他把京平梆子融入劳动号子，修建东西长安街打夯喊号子，修十三陵水库也去喊过号子。就连老伴也是当年修密云水库时，因他号子喊得漂亮、带劲，被当时的工地广播员看上，后来喜结连理的。退休后，他还组织过上百人的秧歌会，用扭秧歌的形式演绎漕运故事。如今，通州运河船工号子在他家已经传了四代，老爷子扶着地认为，这船工号子不能失传，得让后代永远记住先人们曾经是怎样劳作生活的，否则，根就断了。

清风徐来，水波不兴，北运河上，远处有仿古游船开来，昔日的小福子距船背之年近在咫尺，老年月里的事有些记不清了，但是提起运河号子，开口即来：

远看通州城呀  
好大一条船  
高高燃灯塔呀  
是条大桅杆  
钟鼓楼的仓  
玉带河的缆  
铁锚落在哪啦  
张家湾喽  
嘿呀喂  
……

高高山上一棵蒿  
什么人打水什么人浇  
浇来浇去成棵树  
树棵底下搭浮桥  
浮桥底下一流沟  
曲里拐弯到通州  
……

管山的烧柴，管河的吃水。住在运河两岸的人家跑漕运者居多，运河日夜运漕粮，“十万八千嚎天鬼，运河号子响连天”，河水悠悠，号声浩荡，送走了星月，迎来了晨曦，人世间的沧桑沉浮也在这岁月流变中波诡云谲。

本以为会在运河漕运上喊一辈子的号子，但人生路上充满了惊奇，要是知道以后的路，就不叫人生了。

站在通州北关闸运河边上，眺望波光粼粼的河面，只要想起一生中快乐的时光，他便情不自禁地



秋风

刘翠芹作

喊了起来：“……摇哇嘿，摇嘿，摇哇嘿。出了天津卫，直奔北京城……”

喊号有“毒”，一旦迷上，就是一辈子。八岁那年开始上船帮忙，耳濡目染学会了船工号子，天天喊号，就连深夜吃语都有号声响起，都快魔怔了。忆起往日时光，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“通州运河船工号子”传承人赵庆沧桑的面容漾起浅浅笑意，一任思绪越飘越远……

因名字中有个“福”字，乡亲们习惯喊他“小福子”。1931年，小福子出生在通州永顺镇盐滩村(现为新建村)。这是北运河边上的一个村落，村子得名皆因此处曾是盐的集散地，那时候南方过来的盐都要先卸到这里，然后再运到京城。除了盐之外，这里还是丝绸、瓷器等物件的集散地。正因为靠着运河，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船，靠运输货物吃饭。

赵家在盐滩村是大户，几户赵氏人家合伙买了一条十二米以下的漕船，跑北京至天津段。人缘好，和气，领号喊得漂亮，“小船赵家”的名号在北运河船帮中不胫而走。

北运河北高南低，漕运要经过五个码头，下去(指下天津)顺风顺水，摇橹即可，通常一天半时间到达。上来(指上北京，不能叫回来，忌讳走回头路的意思)逆水逆风，拉纤得需三天左右。

跑漕运有两个忌口，船帆不能叫“帆”，得称其为“篷”，“帆”有“翻”的谐音，船帮最忌讳翻“字”；货“沉”，得改口叫货“重”，就连有“陈”(程)、寇姓客人搭船，船主也是绝对不会应允的，大忌。下去时，船工们也不闲着，得打鱼补网，主要吃的菜就是鱼，

生，大人们一合计就挑中了机灵的小福子。自此，上了半年私塾的小福子开始了他的漕运时光。

“当纤夫虽然累，但学会了号子就能苦中作乐，受用一辈子。”刚上船时父亲的这番话，年幼的小福子虽然没能全懂，但是他知道以后不能再耍孩子脾气，要准备吃苦头了。

跑漕运，白天不管是刮风下雨，都得照走不误，晚上船舱里一窝就是一觉。运河两边都是纤夫光脚踩出来的野道，那时纤夫没人穿鞋，尽管脚上布满老茧，但走河滩的时候还是经常蹭出血泡。拉纤时，只要船一搁浅就要下水推船，没时间宽衣解带，所以，纤夫们就穿一条缅甸裤，就是那种从前向后一系，遮前不遮后的“工作服”。拉纤时，沿途的农民只要听说纤夫经过了，都会奔走相告，下地干活的大姑娘小媳妇害羞，赶紧躲到庄稼地里，纤夫们倒是泰然处之地喊着拉纤号子大大方方地经过。

要当领号，船上所有的活计都得会干。领号的相当于田径赛场上的十项全能选手，不仅要熟悉航道、水情，哪儿有漩涡、浅滩都要门儿清。领号要根据不同的水域提醒纤夫如何拉纤，还得会织网、捕鱼、做饭，最难的掌舵技能也得应付自如。

跑漕运，领号和舵手默契配合至关重要。航道险象环生，底下有淤泥、浅滩、烂树沉木，一不注意就搁浅了。货船就怕搁浅，搁浅后要是搁在活沙上相当麻烦，活沙有反作用力，凭蛮力抬是抬不动的。象征和欢乐。年少不知情愁，纯属天然的对美的好奇与向往。近几年才知道原来这树叫“合欢”，心里又是一惊——古乐府里经常有“合欢”“广袖合欢襦”“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”，它指一种花纹图案，象征和合欢乐。原来它还可以做树的名字，并且有着更深的意蕴。

乐府诗中不仅有合欢的美好喻意，还有个特殊的称呼：欢。“攀条摘香花，言是欢气息”，欢，是六朝时女子对情郎的称谓。那么，男人怎么会有香花的气息？史载荀彧为人伟美有仪容，好熏香，久而久之身带香气。《襄阳记》载“荀令君至人家，坐处三日香”。《旧唐书》载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李端曾有诗“薰香荀令偏怜小，傅粉何郎不解愁”。六朝男子重

合欢落蕊的模样，才恍然醒悟，应该是合欢，只是落地时间久了，变了颜色。

对合欢的记忆，其实年少时就有。早年住在乡下，村里的医生家就见过一棵这样的树，叶子的浓绿搭了朵朵轻柔的粉红，格外地与众不同，它是当时寡淡的乡下最美的风景之一，每次路过他家门前都忍不住多张望两眼。年少不知情愁，纯属天然的对美的好奇与向往。近几年才知道原来这树叫“合欢”，心里又是一惊——古乐府里经常有“合欢”“广袖合欢襦”“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”，它指一种花纹图案，象征和合欢乐。原来它还可以做树的名字，并且有着更深的意蕴。

乐府诗中不仅有合欢的美好喻意，还有个特殊的称呼：欢。“攀条摘香花，言是欢气息”，欢，是六朝时女子对情郎的称谓。那么，男人怎么会有香花的气息？史载荀彧为人伟美有仪容，好熏香，久而久之身带香气。《襄阳记》载“荀令君至人家，坐处三日香”。《旧唐书》载“大历十才子”之一的李端曾有诗“薰香荀令偏怜小，傅粉何郎不解愁”。六朝男子重

## 十月芹香

方言

宋朝大将史禄墓地因了看坟人繁衍，形成的聚落，今日名为史家庄。它位于涿州古城东北二里，以种植芹菜闻名。每当十月，遍地尺把高的绿芹便会散发出无尽馨香。绵延十里，香气若海。

我的高中生活分为两个阶段，前一时段在北京。上高三时借读在史家庄中学，它是河北涿州市最好的学校，有“涿州一中”的美誉。

一九九三年，我还是一名少年时，就做了一件荒唐事。我向班主任打探，能否不买新课本。老师当时都被我问懵了，愣了一下之后，告诉我说她要请示一下学校。后来我得到了肯定的回答。因此，我成为了那所高中建校半世纪以来第一个不买课本的学生。当然，我没有把购买课本的费用肆意挥霍，而是主动输送给了新华书店。

学业上虽然过于嬉戏，但是我的高中时光并未虚度，也很紧张和繁忙。因为那时，我已经有了一个引以为荣的称号——作家。这还不是我自封的，而是我代表本地青年作者参加北京作家的笔会时，林斤澜先生给我们授课时说的。他对大家说：“你们既然是一名作家，就要担负起作家的责任……”听到这里，我特别激动，因为一直都在怀疑自己是不是可以成为作家。课后，我再次追问林老：林老，那您说我不是一名作家么？斤澜先生目光矍铄，看了我足足有半分钟，然后深深地点了点头，一只手扶着我十六岁的瘦肩，在注目，语气沉缓而肯定地点化：

小伙子，你不但是一名作家，将来你还会是一名十分优秀的作家。

说完之后，拍了拍我的肩膀，似欣赏又似鼓励地注视我。自那一天，他的“拍肩重托”，令我心底生出了“任重道远”的文学责任感。

我是一名作家。我真的是名作家了吗？四目相对，接收着他传递给我这只蒙昧泼猴儿的“文学邀约、心灵密码”。可在他如炬的目光里，我又紧张起来，明显感觉自己的能量不足，身体里所有闲置空间，都被他传递来的文学电波迅速充满，以至于把我的眼泪都挤压了出来。

我以一个作家的名义，把所有精力，一股脑儿给了文学创作，给了阅读，给了爱不释手的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给了笔耕时分每一晚的灯火……北京阶段的高中生活，阅读时光、创作经历，使我具有了些许功底，也在国内大小报刊发表了一些文字。但这一切并不能掩盖我课业水平的低下。实际上，我的学习成绩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了。

为了能有一个美好前程，高三那年我只能暂时放下写作，远离家乡本土，来到涿州一中，重新拾起课本，学习、备考。然而在一个作家心中，哪还有半寸空间容得下三角、几何这些支棱乍鼓的东西？

孑然一身到涿州求学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这让我梦寐以求地与外面世界失联。起初我还为此高兴了几周，但是九月份一过，便不由自主地落寞了。每天除去一份学习重压，更感到孤独往来于心。

涿州一中有个后花园，很早以前是一个古战堡。那里有座高高的土堆。每天下午放学，我都会到古堡上眺望家乡的方向。在落日余晖里，西面的天空云霞飞动，把太行山山麓映照得格外壮美。两座涿州古塔，庄严地屹立在芹田里，在霞光中尽显它们的巍峨。

十月里的芹菜田，一片碧绿。生长了几十天，达到收获期的芹菜，身高已经足尺，它们在农家肥推动下，有着一一种自然的水灵与鲜嫩。绿油油的芹田在秋风吹拂下，叶梢此起彼伏，好似千顷碧波，又宛如身着绿裙的女孩在集体舞蹈。当夕阳隐落，我起身归返，还会挽回一衫芹香。那芹香浸染着衣袂与头发，让我倍感精神舒爽，香气的弥久，到了翌日清晨也不会散去。

这一季节，被芹田吸引，我常与康宝一同去后花园古堡逗留。康宝是我最好的同学。我们坐在古城堡上，阵阵扑面而来的清香，熏得我们完全忘记了学业的繁重。

十月的末梢，是芹菜采收时节。田野中已经可以看到芹菜躬背挥镰的身影。一日晚自习课后，我又一次登上古城堡。晚秋的风已有些凉意了。远方绵延不绝的芹菜，枝枝叶叶相连，它们在夜风轻拂下，发出簌簌之声，芹香于静夜中流动，亦如波涛起伏，一浪浪涌来涌去。

月亮升起来，银盘般明亮，把光辉洒向这寂静村庄。青芹的叶子在月光映照下，展现天性饱满的油亮亮的光。午夜，村庄里的农人已经睡去。我不知他们是否有梦，梦里是否有芹菜丰收的景象。但我想，这绿野之脉脉的芹香定然可以入梦的。

我轻轻地起身，仿佛害怕惊动了这个世界和在这个世界上辛劳的人们，只悄悄地携带一衫芹香，走出了我惘惘而孤独的十月。

恍惚如梦。脉脉抽丹，纤纤铺翠，风韵由天定”“最爱朵朵团扇，叶间枝上，曳曳因风动。缕缕朝红随日展，燃尽朱颜谁省”。合欢的花朵的确惹人喜欢，它开在高高的枝头，轻盈温柔，像是恋人永远吻不够的亲吻，又像是能够随时飞身到温柔浪漫的只有两个人才懂的天堂。

在君山岛上，很是喜欢山中平和清静的气息，几乎没有碰到什么行人，很傲娇地生出整座山头都被我承包了的错觉，有种夜郎自大式的喜悦。彼时情境，山中四下无人，一个人看草看树看山看湖水，遇到这样的花，也是叫人心中心默然欢喜。

从君山岛回来已经有几个月了，记忆中层层叠叠的，是茁壮茂盛的树丛，是漫山遍野周密沉厚的浓绿；是光芒万丈的阳光，是轻盈自在的漫步；是微微荡漾的花香，是风里淡淡的喜悦；是石榴花，是芦苇草；是辽阔的湖水与葱郁的山野，是湖水一样安宁的蓝天下青翠的绿树，是树下洒落了一地的合欢花。是在某一个莫名的节点，这一切都变得明亮而瞩目，暂时忘记我是生活在凡俗的尘世间。

文化周刊

广场

廣場

责编 / 陈戎 版式 / 耿叶十 E-mail:jy@huanqiu.com 电话:86202826